

论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与现代教育方法的内在契合

岂鹏飞¹, 孙明薇²

(1.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吉林吉林, 132013; 2.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摘要]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总体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现代教育方法则渴望实现教师与学生主体间性的有效转换, 改变以往对教育主体的单向认识, 要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真实的活动关系, 强调形成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尊重的教育”的理念, 重视培养有能力获得、形成知识的人, 而不是教育本身的客体化走向, 与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构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关键词] 总体性辩证法; 现代教育方法; 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岂鹏飞(1983-), 男, 本科, 助教,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理论。

卢卡奇思想的绝大部分灵感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现实的人、现实的现象的深刻剖析, 他从人类认识自身的历程中找到了自我理解的方法, 从对物化现象及无产阶级的分析中确立了人类主体意识的应然走向。人类总体看来秉持着一种总体之渴望, 即渴望主客体之辩证统一; 渴望无产阶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统一; 渴望人类在历史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中理解自身的总体意义。卢卡奇的总体性渴望贯穿于他对无产阶级、对主客体辩证关系、对人类历史性的全部理解之中, 而根本上, 主客体辩证法的理解, 总体性的理解都在无产阶级这里现实化了, 总体性不仅是一种渴望, 还是一种不断透析、理解社会及人类的作为之内核所在。

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构建与现代教育方法的改革要求有着一定的内在相似性。现代教育方法渴望实现教师与学生主体间性的有效转换, 改变以往对教育主体的单向认识, 要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真实的活动关系。卢卡奇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可作为教育方法这一渴望的活源泉, 而主、客体间的包容性、共进性, 都可作为教育改革的思想动力; 现代教育方法渴望创新, 渴望实现人在历史文明中的持久超越, 渴望将教育软化成为一种新文化, 在卢卡奇那里, 总体性认识告诉我们, 人类的真正历程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运动, 承诺人的历史性, 承认人的现实性, 也就是承诺了人得以发展的可能性; 现代教育方法渴望改革人类的总体意识, 渴望从根本上发扬教育的应然实效, 意识是人类自觉活动, 自觉创造的基础, 通过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分析, 认为无产阶级不是被动的被命运所推动, 而是基于自身意识努力实现自身的最可靠的阶级形态, 在教育领域也正需要这种意识的觉醒, 把教育看作是自身本然内含着的东西, 而不是被动地吸收; 是主动的实现, 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

一、总体性辩证法与教育活动中人之关系的真实谋划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和教育活动的谋划都有一种力图明晰主体、客体关系的尺度, 更准确地说是试图确立应然的活动者地位的问题。所以, 基于他对现实的思考, 也就是对

人类物化现象的思考, 从而对物化进行批判以寻求主体地位的有力彰显。总结来看, 物化现象导致了作为总体性中人这个主体的三方面的缺失:

其一, 主体在普遍的机械化活动中丧失了主人意识, 变成了机械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主人, 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 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1]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劳动结构的变态下瓦解为外在于人本身的性质, 人不能主动安排自身劳动的秩序, 压抑于他者的规律。

其二, 在全面量化和可计算为标准的合理化原则, 使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消融于如黑格尔的逻辑运动的原则之中, 工具的合理化过程占据了主体经验的重要性。“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 消除了相互联系起来的和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个局部可操作的有机必然性”。^[2]主体对客体的有机安排。主体容纳客体于自身本质实现的可能性, 被这种合理化原则打破。

其三, “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 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 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1]抽象的局部规律割裂了劳动过程流动性的特点, 使人在局部之中不能感受整体性, 放入历史中也同样失落了时间感, “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1]

从这种角度出发来看现代教育方法, 以往的教育仅把教师或学生看作是主体, 是把主体抽象到了一个绝对地位, 都是对教育本质理解的误区, 这种理解正如物化现象中把人看作是机械运动中的其中一环一样, 都是人的真正主体性的丧失。仅把教师或学生视为教学的主体, 必然导致另一方丧失主动性, 而去依附于这个“主体”, 教学过程在这种依附关系中变成了一个被动的过程、机械的灌输。教师与学生在过程中都易丧失主动性, 丧失主人意识从而片面地完成教学任务。除此之外, 有一种“双主体论”把教师与学生都看作是

主体。认为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与学习构成了整个教学过程,这种观点实际上正如卢卡奇物化现象中主体丧失表现的第三点,劳动过程中主、客体有机统一性,总体性被消解于受局部规律限制的合理化原则之中,人们看不到真正的整体劳动过程,只是片面地理解了自己的职责。

二、总体性辩证法与教育总体性的攀升

无论在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亦或是教育方法之中,都必须重视对辩证法的理解。在教育方法那里,辩证法要求在教育观念上实现一大转折,即以体现人的真实主体性为根据来理解教育,而不是把教育客体化。要求在教育与人之间建立应然的维度。这样的教育从长远来讲才能造就一种文化的可能生成之根基。

自赫拉克利特开始,辩证法就一直与本体是什么,人如何认识世界等问题纠缠不清。而辩证法真正的总体性便淹没于这种纯粹形式的运动之中。到了黑格尔,情况更是如此,在黑格尔那里“总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即作为世界真实存在的主体本质——绝对观念。相对于绝对观念总体,现实世界中一切具体存在的运动都不过是这一绝对主体的有限定在而已”。^[3]实际上,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正是打碎了总体性的根基所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4]总体性给人以觉解,正如启蒙一样,都是要摆脱外在强加于人的、压抑人作为人本性的东西,只不过总体性侧重于摆脱对人历史性、总体性、现实性的压抑,启蒙侧重于摆脱对人自由性的压抑,一个反对物化,一个反对理性至上。

教育不是要塑造一个包含教育全部内容的神话般的体系。教育是一个“属人的过程”,是一个在过程之中期待反思,期待扬弃,期待真正揭示人的一方面意义。教育对于人应该是作为发展的规划,而不是规划的发展。“发展的规划”立足于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要抹杀人性的最基本需求去达至一种虚伪的整体的同一性。教育不是把人的发展看作实现社会发展的启动工具,而本质上是要使人性得以张扬。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的积累,关键还是培养有能力获得、形成知识的人,也就是教育目的应是人的教化,而不是教育本身的客体化走向。

三、无产阶级意识与教育中的人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有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意识最大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身视为理论指导原则与实践行为方式的统一体,即把自我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对象自觉看作是内在于自身的;而资产阶级只是从“虚假意识”进一步走向了“虚伪意识”,将一种盲目的动机与力量发展为自觉的表象的统一,而实质上正一步步走向矛盾与被取代的命运。“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历史中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存在的真正的推动力’决不可能纯粹地被意识到(甚至都不能作为纯粹的被赋予的意识)。实际上,它们只是隐藏在动机背后的历史发展的盲目力量。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掩盖’了经济利益,不仅是旗帜和斗争口号,而且是现实斗争本身的组成部分和因素”。^[4]但由于“它们的阶级利益只是关注发展的征兆,而不是关注发展自身,只是关注社

会的部分现象,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的结构”。^[1]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于这种特征便越发空洞,越发与社会现实,与总体性相脱离。“资产阶级虽然在社会的客观经济发展中是作为阶级在行动,但是他把这一它自己推动的过程的发展只是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它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发生在它自己身上的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始终地和必然地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正因此也就造成了个人和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社会的东西的‘自然规律’之间的这种尖锐的对立”。^[1]这种不协调性在意识之中必然会引起“恐慌”,这也就预示着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路径。而无产阶级意识正是克服了这一点,而引起了真正的“革命的作用”。无产阶级以自觉的眼光看自身投入总体性中自觉形成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意识又一定是内含着对物化的深刻批判的。在教育中根本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的意识的教化问题,而人的意识又对教育成效起到相当的作用。在工具理性充斥的当今社会,一切量化是普遍的形态,而教育的方法随这种工具理性也显现出了僵硬化、非人化。“于是在工具理性的渗透与控制之下,人类的知识、经验、生活等都被打上了数字化和高效率的烙印。与工具理性的扩张相伴随,教育过程中也随之出现了时间观念的高度强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或者获得最大的教育收益,就成了评价教育的最好证明”。^[5]教育被现代性所吞噬,教育在现代性中适应了自己的生存角色,却遗失了自我的价值。而教育中的人在现代性强烈的理性意识中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失了作为创造历史的人的应然意识。所以在现代性中,教育方法趋于形式化,“随着班级授课制的不断推广,严格的时间观念也随之而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9学制的出现就是这种扩展最有力的证明。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人类知识的飞速增长和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学生传授尽可能多的知识并促进他们尽可能地全面发展,成为推动现代教育不断改革的巨大动力和惟一目标”。^[5]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教育的成人化方法让步给填鸭式方法,求智的目标让步给求知的目标,关注教育中人的理念让步给关注教育成效的理念。

卢卡奇对总体性辩证法的理解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现代教育方法在此启示之中要不断思考人的真正主体性地位问题,不断彰显自身的总体性,也要不断努力使教育成为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文化样态。在卢卡奇的思想的触动下,教育方法上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无论是对教育中的人、教育本身或是教育中的人的自觉意识都应抱有一种辩证的态度,一种关乎人类总体性成就的情怀。所以,卢卡奇思想给予现代教育以一种新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人类教育事业得以进步,人类得以全面发展的最高福祉。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郭湛.主体性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4] 杜威.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 [5] 岳龙.教育现代性及其反思[J].河南社会科学,2002(4).